



# 老人与海

青少年美绘版经典名著书库  
JINGSHAONTAN MEIHUIBAN JINGDIAN MINGZHU SHUKU  
●【美】海明威 著 刘超 译

根据教育部最新版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编写

青|少|年|美|绘|版|经|典|名|著|书|库|  
QINGSHAONIAN MEIHUIBAN JINGDIAN MINGZHU SHUKU

.....【经典收藏】.....



【美】海明威 著  
刘超 译

LAOREN  
YUHAI | 老人  
与海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人与海 / (美) 海明威著; 刘超译. —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2.2 (2015.8 重印)  
(青少年美绘版经典名著书库 / 崔钟雷主编)  
ISBN 978-7-213-04804-3

I. ①老… II. ①海…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4053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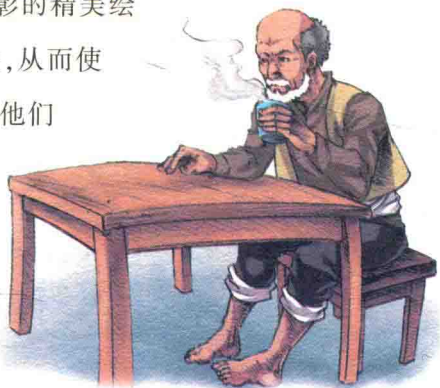
- 作 者 [美]海明威  
译 者 刘 超  
策 划 钟 雷  
主 编 崔钟雷  
副 主 编 石冬雪 王江梅 吕延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市场部电话: (0571)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 王 燕  
装帧设计 稻草人工作室   
印 刷 龙口众邦传媒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9 万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2015 年 8 月第 7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4804-3  
定 价 1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从诸子蜂起、处士横议的百家争鸣,到大师辈出、人文昌盛的文艺复兴;从闪耀着智性之光的启蒙书籍,到弥漫着天真之趣的童话寓言。几千年来,中外文坛一直人才辈出,灿若星辰,佳作更是斗量车载,形形色色。面对如此浩繁的作品,为了让青少年朋友品读到纯正的文化典籍,畅游于古今之间,我们精心编排了本套经典名著丛书。

本套“青少年美绘版经典名著书库”撷取世界文学中的精华,涉及中外名家经典小说、诗歌、杂文、散文等作品,让您充分领略大师的文学风采;甄选中国古代经典国学读物《三字经》《弟子规》《论语》等,让您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品鉴中外经典童话寓言,让您插上想象和幽默的翅膀,遨游于童话的王国;阅读《中华上下五千年》《成语故事》等,让你窥见历史的缩影、沐浴睿智的人文光芒……

本套丛书的编排方式以体裁为纲,选取集知识性、趣味性、教育性于一体的经典名著,更有大量与文字内容相得益彰的精美绘图,达成文本阅读与艺术欣赏的相互促进,从而使青少年能够保持一种活泼的读书状态,让他们真正能够走进文学殿堂,获得文学的滋养,领略文学之美。如果这一增长见识、愉悦身心的精神盛宴能够得到青少年朋友的喜爱,那将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和希冀。



# LAOREN | 老人 YUHAI | 与海





老人与海 ..... 1

尼克·亚当斯故事集 ..... 96

三声枪响 ..... 96

跟父亲去接生 ..... 101

医生和医生太太 ..... 107

十个印第安人 ..... 113

印第安人搬走了 ..... 122

杀人者 ..... 126

过密西西比河 ..... 141

上岸前夕 ..... 144

最后一片净土 ..... 149

在另外一个国家 ..... 163

大双心河 ..... 171



老人与海

老人与海



一个老人，孤独地摇着小船在墨西哥湾里打鱼。已经过了八十四天，却没有打到一条鱼。

刚开始的四十天一直有个男孩子跟着他，当他的副手。可是连着四十天，他们都没有打到一条鱼，男孩的父母就说这老人一定是在走霉运，而且倒霉到了极点，就不让男孩和老人一同出海打鱼了。

男孩每天都会看到老人摇着空船回来，心里便十分难过。他总是去帮老人搬那沉沉的钓绳，或是帮忙扛走鱼叉和拖钩，帮忙卷起桅杆上的船帆。那张破旧的船帆就是补过了好多次的面粉袋，卷起来后就像一面破旗子。

老人看上去瘦骨嶙峋，脖颈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也许因为长年累月暴晒的关系，老人的颧骨上生了许多黄褐斑。那些斑点一直延伸到他的脸颊之外。

他的双手也因为终年拉扯网绳中的海鱼，而被磨出了深深的伤痕。这些深深浅浅的伤疤收紧了周围的皮肤，看起来就像沙漠中那些被侵蚀了的岩石一样。

老人是那样的苍老，只是他的眼睛还是如同海水一样的蓝，显露出一种坚毅的精神来。



老人的小船已经被拖上沙滩，男孩和老人扛着东西，从沙土坡爬上岸去，男孩是跟老人学会打鱼的，对老人有很深的感情。男孩边走边对老人说：“我又可以和您一同出海了。我们那条船已经打到大鱼卖了很多钱了。”

“你呀，别跟着我了，”老人说，“你已经在幸运的船上了，就一直干着吧。”

“您不记得了吗？有一次您一连八十七天也没有打到鱼，结果之后的一星期，您不也是每天都打到了大鱼吗？”

“那我当然记得。”老人说，“我知道你去另外的船不是因为信不过我。”

“是我爸爸让我去那条船的，我必须得听他的话。”

“我知道，”老人说，“孩子应当听父母的话，这是对的。”

“是我的爸爸妈妈对您没什么信心。”

“那是因为他们还不了解我。只要我自己有信心就够了，你说对不对？”

“对！”孩子说，“我请您去小餐馆喝啤酒，再帮您扛回所有的东西，行吗？”

“行啊，”老人说，“和你就不说客套话了，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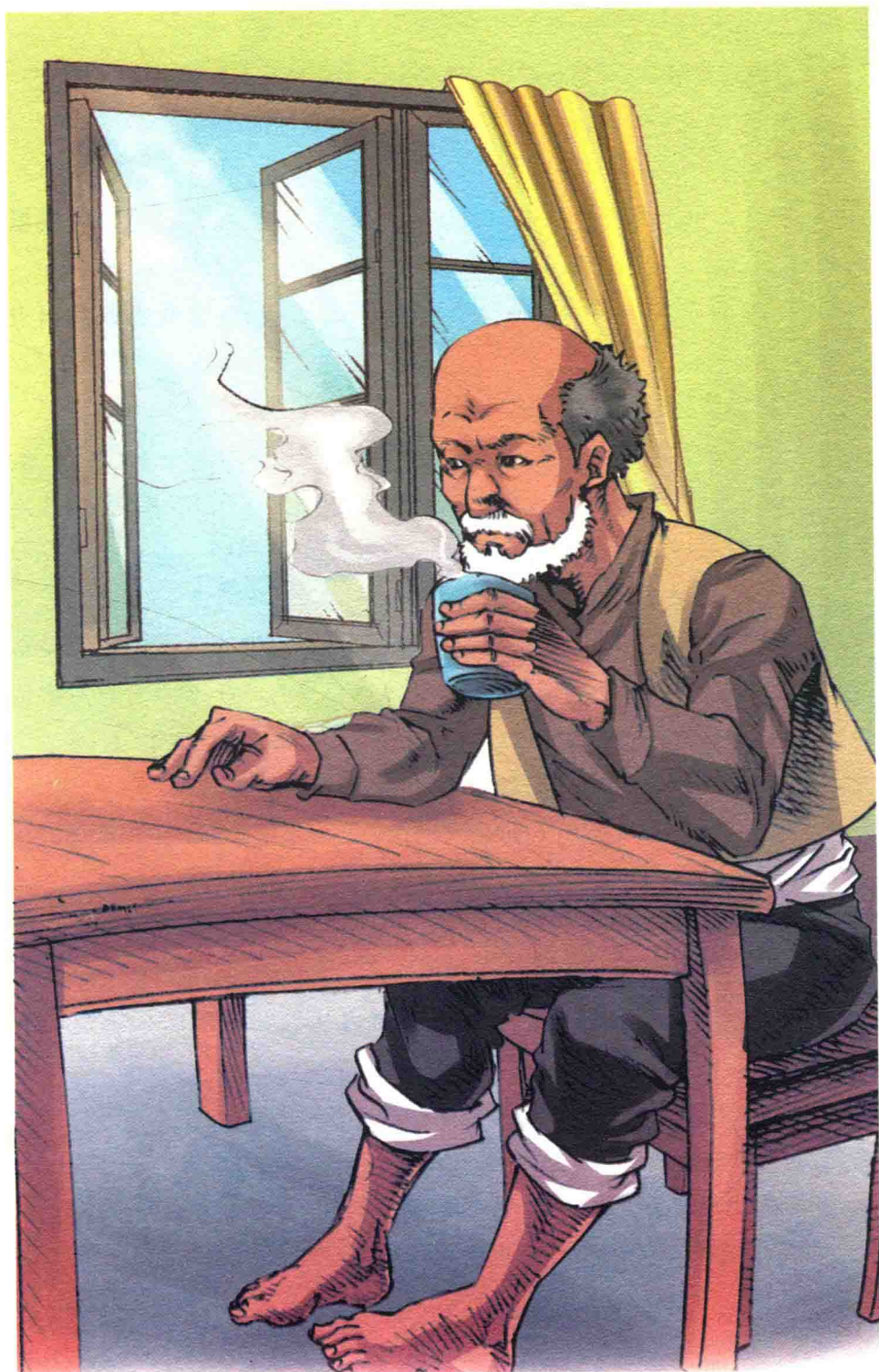
在小餐馆里，有一些年轻的渔民不断拿老人开玩笑，但老人并不生气。

一些老渔夫都纷纷回过身来看他，知道他好久都打不到鱼，也觉得有些难过。但他们并没有把对老人的怜悯表现出来，只是慢慢走到他的身边，和老人聊聊天，说说海潮，说说把钓绳放下多深，说说这一直有的好天气，说说他们出海时碰见的新鲜事。

当天打到鱼的渔民们已经回来了，被打回的金枪鱼剖开后，分放在两条厚木板上，每条木板的两边都由两个人抬着，摇摇晃晃地将它送去鱼站。等冷藏车来了之后，会把鱼送到哈瓦那的市场。而打到鲨鱼的渔夫，则已经把鲨鱼送到海湾另一边的鲨鱼加工厂里了，他们用滑车将鲨鱼吊起来，除去鲨鱼的肝和鳍，剥下外皮，再把鱼肉切成一条条的，准备腌渍起来。

刮东风的时候，会从鲨鱼加工厂那里飘来一股腥臭味，但今天却只有很淡的一点味道，因为今天的风向先转向北面去了，接着就停了。

小餐馆里充满了阳光，让人感觉特别舒服。







“桑提阿果爷爷！”男孩叫道。

“嗯。”老人答应着，他正握着酒杯，回想着从前的事情。

“我去给您拿一些明天用来当鱼饵的沙丁鱼，好吗？”

“不用了。你去打棒球吧。我还可以自己划船，罗赫利欧会帮我撒网的。”

“我真的很想跟您去。如果不能跟您出海打鱼，让我也帮您出点力吧。”

“你已经请我喝过酒啦，”老人说，“你已经是个大人了。”

“您第一次带我上船、出海打鱼的时候，我有多大？”

“五岁。那天我打上来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它差点儿把船撞碎，你也差点儿送了小命。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鱼尾巴一直啪啪地在船板上拍打着，船板都快要被它拍裂了，木棒也咚咚地撞着船帮。我记得您把我推到那些湿淋淋的绳子上面，我只觉得整条船都在颤抖着，还听到您当时抡起木棒打鱼的声音，溅得我浑身都是鱼血，还带有一股甜丝丝的味道。”

“这些都是你自己记住的，还是之后听我说给你听的？”

“从我们第一天一起出海算起，我们在一起的事情我都记得很清楚。”

老人用他那双带有晒斑却仍充满慈爱和信任的眼睛望着男孩。

“如果你是我的孩子，我一定带你到远一点的地方去闯一闯，”他说，“可你是你爸妈的孩子，而现在你所在的那条船又有很好的运气。”

“我去拿些沙丁鱼好吗？我还知道可以从哪儿弄到四条小鱼来当鱼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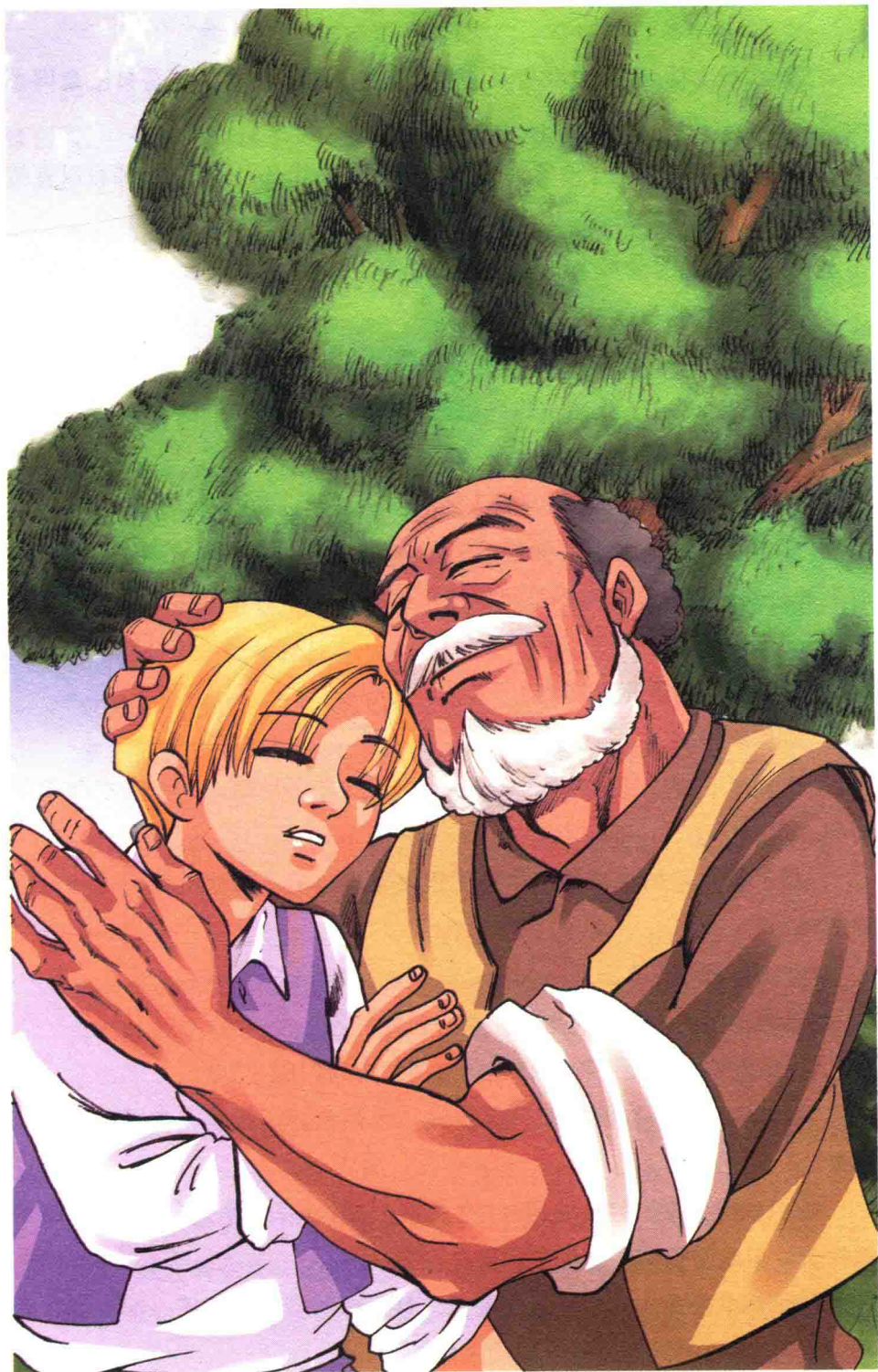
“我今天用的还有剩下的。我撒了些盐放在盒子里了。”

“我去给您拿四条新鲜的来吧。”

“一条就可以了。”老人说。他的希望和信心一直都没有丢失，现在就如同一阵清凉的风吹过一样，让人更加清醒鲜活起来了。

“两条吧。”男孩说。

“那好吧，”老人同意了，“你不会去偷吧？”





“要真是去偷，还真让我省了不少事呢？”男孩说，“我可是自己拿网去捞啊。”

“谢谢你。”老人说。他和男孩之间不用客气什么，什么事情都可以直接说，这也是他们的习惯。

“看样子，明天会是个好天气。”老人说。

“您打算去哪儿打鱼？”男孩问。

“到远海去吧，走远点，等风转向时再回来。我想天亮之前就出发。”

“我要想个办法，让船主也到远海去打鱼，”男孩说，“这样您要是打到了大鱼，我们好来帮您。”

“他可不喜欢跑得太远。”老人回答。

“是啊，”男孩说，“但是他的眼睛不太好，就能看见附近的東西，所以在海上的时候他要找什么东西都得要我帮他找。我一定有办法让他的船靠近您的。”

“他的眼睛情况很糟糕吗？”

“好像就快瞎了。”

“奇怪了，”老人说，“他可从来都没有捉过海龟呀，捉海龟才会伤眼睛呢。”

“您不是在尼加拉瓜的海岸捕了很多年海龟吗？可您的眼睛不还是挺好的吗？”

“我不一样啊。”

“可您现在的力气还能对付一条大鱼吗？”

“我想应该没问题。再说打鱼还需要好多窍门呢。”

“我们先把东西扛回去吧，”男孩说，“东西放好了我就去拿网捞些沙丁鱼来。”

他们从船上拿了打鱼的用具。老人肩上扛着桅杆，男孩抱着木箱。箱子里放着一根编得很结实的棕色钓绳。

他们还拿着鱼钩和带杆子的鱼叉。装鱼饵的盒子跟木棒一起被留在船上，棒子是用来对付拖到船上的大鱼的。



村子里是不会有人到老人的船上偷东西的。但船帆和那堆绳子还是得带回家，一是露水对绳子不太好；二来虽然能够肯定村里的人不会偷东西，但还是没有必要把鱼钩和鱼叉都留在船上。

他们俩顺着上坡路走到了老人的窝棚前，窝棚的门是敞着的。他们走了进去，老人把桅杆连同上面的船帆一起靠在了墙上，男孩把木箱和其他东西放在墙边。

桅杆差不多和窝棚一样高。窝棚是用棕树的树叶编成的。

窝棚里面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泥地上有个可用木炭烧饭的土灶。

墙壁也是由棕树叶压平叠盖成的，上面有一幅彩色的耶稣圣心图和一幅圣母图。这些都是他妻子的遗物，以前墙壁上还有他妻子的一张照片，但每次他看了之后都觉得自己很孤单，就把它取了下来，放在屋角的架子上，上面盖着他最干净的一件衬衣。

“今晚您吃些什么呢？”男孩问。

“家里还有锅黄米饭，可以和鱼一起吃。你要一起吃点吗？”

“不了，我得回家吃晚饭。那用我帮您生火吗？”

“不用了，我一会儿自己生就好了。吃口冷的米饭也行啊。”

“那我用一下您的快网好吗？”

“当然好了。”

其实老人并没有什么快网，男孩还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卖掉快网的。

其实他们俩只是在瞎侃一通。因为家里既没有黄米饭，也没什么鱼可吃。

“八十五是个吉利的数字，”老人说，“说不定明天我就能捉回一条剖开处理完还有一千多斤重的大鱼呢。你看到了也会高兴的。”

“我去拿快网捞沙丁鱼。您就坐在门口晒一会儿太阳好吗？”

“好。我还有张昨天的报纸，可以趁这会儿工夫先看一下棒球消息。”

男孩不知道所谓昨天的报道是不是也是瞎侃的。但是老人真的从床底下拿出了报纸。



“我在小酒馆里碰见佩利阔时，他拿给我的。”老人对男孩说。

“我捞了沙丁鱼就回来。我们最好把明天要用的鱼冰镇起来，早上的时候再分着用。您看看报，等我回来后，跟我讲讲棒球比赛。”

“扬基队肯定不会输的。”

“但是我怕克利夫兰的印第安人队会赢。”

“相信扬基队吧。想想那个球星狄马吉欧吧，他是最棒的外野手。”

“但是克利夫兰的印第安人队和底特律的猛虎队也都很强啊！”

“要相信扬基队，不然的话，你连辛辛那提的红队和芝加哥的白短袜队都要担心了。”

“您先看会儿报纸吧，等我回来给我讲讲。”

“你看咱们是不是应该买张彩票，就买尾数是八十五的。明天是第八十五天了。”

“行啊，”男孩说，“不过您以前的记录可是八十七天，买张八十七的怎么样？”

“我想那样的事不会再发生了。还是买一张八十五的吧。”

“我可以去订一张。”

“一张彩票可要两块五呢。向谁去借这个钱呢？”

“借两块五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我应该能借得到。”

“我也能借得到。不过还是不想借钱，现在就开始借钱，之后就要讨饭了。”

“风有点凉了，穿多点，爷爷。”男孩说，“现在已经是九月了。”

“这个月份可都是些大鱼啊！”老人说，“五月份净是些小鱼，人人能打得到它们。”

“我先去捞鱼了。”男孩说。

男孩回来时，老人已经在门口的椅子上睡熟了。太阳也已经下山了。

男孩从床上抱来旧军毯，盖在了老人的肩上。虽然老人已经很老了，但这副肩膀仍旧很有劲儿的样子，脖子也很壮。

他的衬衣不知道缝补了多少次，就像那张破船帆一样，连补丁都被阳



光晒得褪色了,各种颜色深浅不一。

老人在熟睡时,显得更老了,眼睛闭上了,整张脸都失去了精神。报纸堆在他的膝盖上,被一只胳膊压着。他还光着脚。

男孩想让老人多休息一下,就走开了。等他再次回来的时候,老人还在熟睡着。

“醒醒吧,桑提阿果爷爷。”男孩说着,并把手放在了老人的膝盖上摇了摇。

老人睁开了眼睛,过了一会儿才从睡梦里回过神儿来。当他看清了是男孩时,就露出了笑容。

“你拿什么回来了?”他问。

“晚饭,”男孩回答,“该吃饭了。”

“我还不太饿。”

“还是吃些吧,不能光打鱼,不吃东西啊。”

“我还有打不到鱼,一连几顿饭都不吃的时候呢。”老人说着便站了起来,折好报纸,接着开始叠毯子。

“毯子,还是盖在您身上吧。”男孩说,“只要有我在,就不会让您不吃饭就去打鱼。”

“你真是个好孩子,你也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啊。”老人说,“我们吃什么?”

“黑豆煮米饭、煎香蕉,还有一个荤的炖菜。”

男孩是从餐馆借了双层的金属饭盒,才把饭菜带过来的。他衣兜里还有两份刀叉和汤匙,都用干净的餐巾纸包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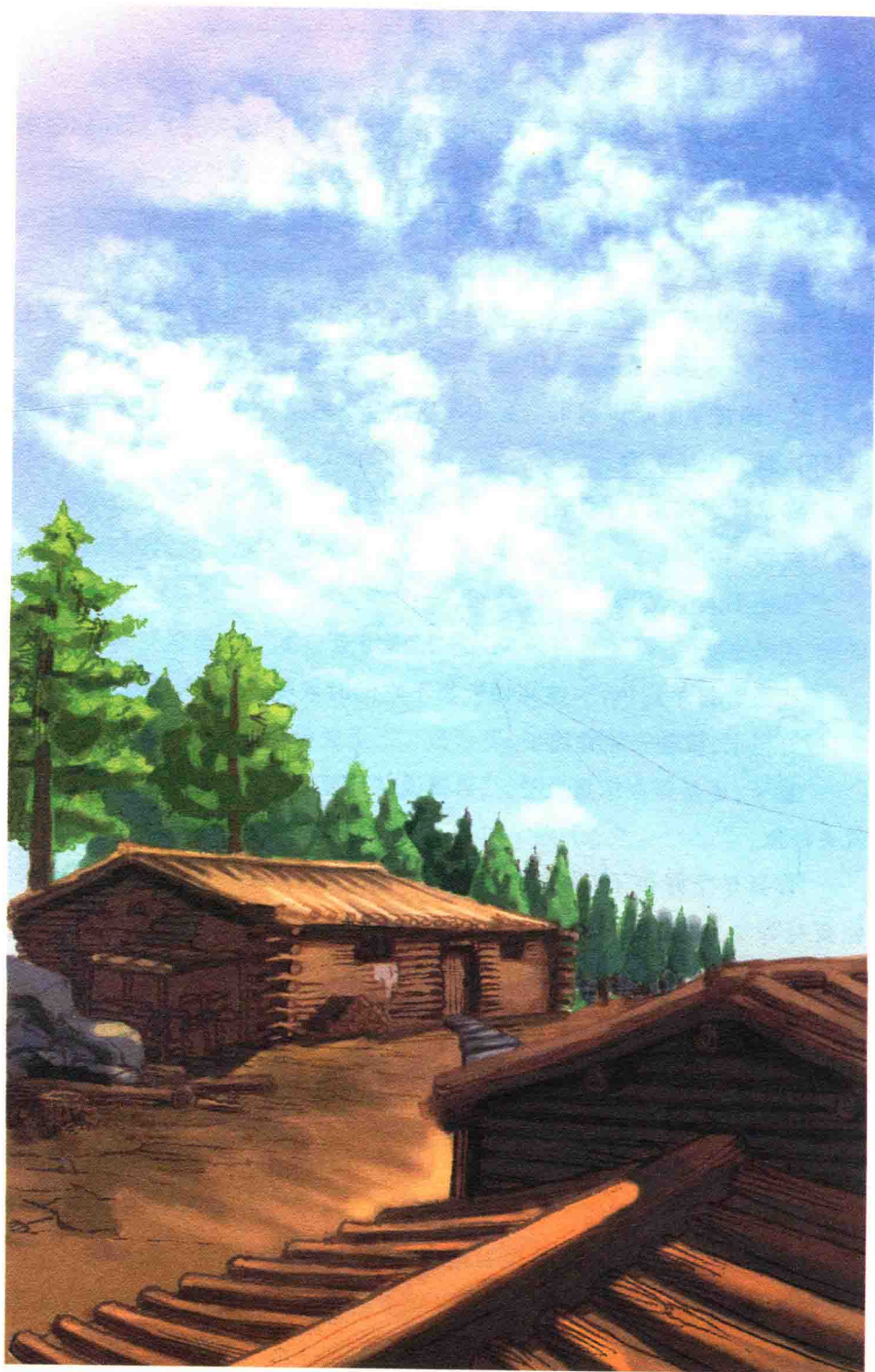
“这是谁给你的?”

“马丁老板。”

“我应该好好谢谢他。”

“我已经谢过他了,”男孩说,“他说不用客气。”

“我要是打到了大鱼,一定把鱼肚子上的肉都送给他。”老人说,“他已经不只一次这样送饭给我们了吧?”



“没错。”

“那我应该再看看还有什么比鱼肚子肉更好的东西，再给他一些。他真的关心我们，还想得这么周到。”

“他还送了两瓶啤酒给我们呢。”

“我喜欢罐装啤酒。”

“我知道。不过这是瓶装的，是阿图埃伊牌的啤酒。喝完之后我还要把酒瓶子送回去。”

“辛苦你了，孩子，”老人说，“那我们趁热吃饭吧。”

“我一直在等您呢，”孩子说，“我是想等您准备好了，我再打开饭盒。”

“我准备好了，”老人说，“刚才我只想洗洗手而已。”男孩想，爷爷又在开玩笑，现在能上哪儿去洗手呢？村子里唯一的水龙头，还是在外面的那条大路的最前头，并且要过两条街才到。

“我应该趁天还没黑，帮他带点儿水回来，再带一块肥皂和一条好毛巾，”孩子想，“我应该早点想到的，还应该给他再弄件衬衫，一件过冬的厚上衣，一双棉鞋，再来条毯子。”

“你带来的炖菜味道真好。”老人说。

“给我讲讲棒球赛的事吧。”男孩央求他。

“全国联赛里头，扬基队获胜了。”老人说得兴高采烈。“但我听说今天他们输了。”男孩告诉他。

“没关系。大球星狄马吉欧还会一样厉害的，他们队还有好多厉害的球员呢。”

“当然，但他就是不一样。还有全国联赛里，轮到布鲁克林队对抗费城队，依我看布鲁克林队一定会赢。不过我还是很想念西斯勒在的时候，他在老棒球场打的那些好球太棒了！”

“他那儿棒最厉害了，我至今都没有见过别人可以把球打得像他那么远。”

“你还记得以前曾有过一段日子他常来这儿的小餐馆吗？他还说要去打鱼，我很想陪着他去，可我胆子小，没敢对他开口。所以我让你去邀请他，





可你的胆子也不大。”

“我记得，那时我们俩可真是蠢透了。真是太遗憾了。当时他很有可能和我们一起出海的。那样的话，可值得我们一直怀念的了，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

“我真的很想陪大球星狄马吉欧去打鱼，”老人说，“听说他的父亲也是个打鱼的。也许他以前也像我们一样穷，应该会和我们谈得非常投机，也许还能成为朋友呢。”

“西斯勒的父亲可一直是很有钱的，在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他就已经参加棒球大联盟的比赛了。”

“那个时候，我也已经是一个水手了，当时还跟着一条横帆大船到非洲去了。傍晚的时候，还经常能看见狮子在海滩上休息呢。”

“我知道。您曾经对我说起过。”

“我们是继续聊非洲呢，还是聊棒球？”

“还是棒球吧，”男孩说，“和我说说大球星约翰·麦格罗吧。”

“以前有时候也会看见他在餐馆里出现。但他喝一点儿酒后就会变得很暴躁，说话时语气也不好，很难相处。他身上总是带着好几份赛马的花名册，也常能听到他打电话的时候说关于赛马的事。”

“他可是个有名的教练，”男孩说，“我爸爸说那个时候他可是最著名的棒球教练了。”

“那是因为他当时到这儿的次数最多，大家当然比较熟悉他了。”老人说，“要是德洛歇也常来这儿，你爸爸一定会认为他是最有名的棒球教练了。”

“那说真的，到底谁是最伟大、最有名的棒球教练呢？是卢克，还是迈克·贡萨雷斯？”

“我认为他们俩差不多。”

“不过，您一定是打鱼中最厉害的。”

“不，我还知道好多比我厉害的人呢。”

“哪能呢，”孩子说，“的确有很多好渔夫，不过最好的只有您了。”